

大都市

# Numéro art



刘韡 王国与高塔

曹斐 真探

Jean-Michel Othoniel 一阵龙卷风

NOVEMBER 2019 十一月号  
定价：人民币40元 港币50元

ISSN 1007-8142

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-1748/G2  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7-8142

1

# 03

## 王国与高塔

刘韡的工作室像他自己的一个王国。1800 平方米的尺度，二十多人的团队，刘韡自己几乎全年无休。然而，这座巨型工作室却绝非安迪·沃霍尔所开创的那类“工厂”；事实上，刘韡坚决反对的即是那类“工厂”模式下批量复制的艺术生产方式。他将自己比作一头“饥饿的公牛”，有着难以抑制的创造欲……

采访、撰文 汪汝徽，摄影 JUMBO TSUI，形象 赵小君 SHARON CHIU



作品致敬刘韡工作室



(左) 短款外套, SANS TITRE。  
(右) 羊毛外套, JIL SANDER。

作品致谢刘韡工作室

#### Numéro art：为什么选择这种工作室的创作方式？

**刘韡：**不是选择。是我的创作要求这样。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方式。比如就绘画而言，如果我自己画的话，很长时间应该就只能画一两张，就会陷入到一种重复的工作当中去。就做装置而言，很多人做装置，是会让工厂去加工出一个成品来，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方式。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从创作上，我都无法接受。

主要还是从观念上，因为我不能设想这种情形。因为当工人在制作作品的时候，我会不断地坐在旁边看，我会不断地改变，我会感觉它到底是什么，它会停留在哪里。就是说我觉得一个艺术作品很重要的一点，是这里面会有一个起点。但是我在整个做作品的过程中，不是为了不断地加强这个起点或这个理由，我在不断地改变，去抹掉这个起点，而且对我来说，抹掉这个起点永远是最重要的。

每天我从家里到工作室的路上，包括我自己的所有的现实世界，跟我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关系，是能够勾连在一起的。就是说，我是透过对这个外部世界的不断接触，来看这个作品。而这个作品和工人发生关系，和工作室的所有场景都发生关系。因为工作室是非常丰富的东西，它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有，这样才能让这个作品去面对所有的这一切。

如果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工作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而当所有的东西在一起，它产生关系，我会不断地改变，突然到某一点，我会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就停止了。所以，起点很重要。因为艺术是没有标准的，所谓美和丑，只是判断问题。

有时候当停止的时候，这个作品可能是很丑的。但是关键在于我们面对事情时的每个感觉。它不一定是美的，事实上我觉得任何东西美了就庸俗了，而艺术本身是一种对抗。另外，这种对抗，也是一种和观众、和整个现实世界的对抗。它不一定是精神的对抗，可能是物质的。比如，现在这个作品，你们觉得它是美的，我不能接受。我就一定要找一个你们所不能接受的，用到这个现实世界当中，让你们去看。

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，它发起了一个观看，发起了一个问题，在一个作品被结束之后，产生了另一个起点，另外一个思考的起点。你会发现这是另外一个东西，会想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这个东西？为什么做这种事？所以，这是不间断的，而不是说它是美的，就好，就过。所以，所有作品如果一旦发现它没有什么问题，我觉得问题就大了。

**所以你的创作过程，有一个原初的想法，然后交给工人让他们去制作，你在旁边观看。这个过程，是不是可以这样打个比喻，有点儿像把一块原矿扔进一个透明的熔炉里，你在一旁看它会冶炼到什么状态？**

我并不会这么完全地界定自己。不过，工人在做，我会在旁边不断地观察，不断地感觉，不断地思考，我不知道这个作品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。但到了某一个点，我会感到这样就可以。就是我在不断地调整作品的感觉。这是一个肉体的感觉。

**虽然你没有亲身去制作，但是却有一种身体感。**

是的。因为现在这个时代，很多创作是没有身体的感觉的。这是个有意思的事儿，他们可能都是通过屏幕上看来接触所有的东西，他们对于





(左) 漆皮外套、短裤及靴子, LOUIS VUITTON。(右) 高领上衣, GUCCI。吊带裙, SANS TITRE。靴子, LOUIS VUITTON。

作品致敬刘群工作室

作品致敬长征空间与刘群工作室



左图: 刘群, 《Puzzle-B》, 2014。  
上图: 刘群, 《被交还的权利》, 2013。

感觉到的。去掉的那个东西是最有意思的，而且是不在场，但又在场的。  
**对你创作的评述往往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特征，就是宏大。这个宏大我觉得不仅仅是尺度上的，更多的是观念上的，是视野上的。你好像不是刻意地要把它做得大，而是你的思考点就总在一个高处……**

因为我老想着结构问题。因为我觉得有关梦想的东西是通过结构来挤压出来的。我不是通过小东西来建一个大东西，而是将一个东西，不断压缩，压缩成一个小东西，是一个反向的概念。

**有时看你的作品，感觉好像你是在上面，俯瞰着造物。**

有人说我像一个国王。他们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工作就像我在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。

**你自己也这么感觉吗？**

真的有这种感觉。有一点儿。但我觉得我是内收的。

**怎么个内收？**

虽然我的思维是非常发散的，但是我的结构是内收的。

**从观念上而言，你好像总是会思考那些有关城市的运作、世界的构成、万物的运行、存在、时间等本质性的宏大话题？**

可能会。但是我自己思考下来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看小说。我不爱看小说，有点缺乏那种东西。

**为什么？**

说不上来。其实看小说也会被打动。但我不会去看。我也会去享受一种叙事的東西。但我不想做那种叙事。我更想做一种抽象的叙事。但我现

在觉得我应该看看小说。

**为什么觉得自己应该看看小说呢？**

觉得会有利于解释吧，会有利于更好的思考。

**通常的小说，会设置情节让读者和人物发生共情，会描述人间的很琐细很情感内化的东西。你是不喜欢这点吗？**

但是其实我最早是这样的。最早会关注那种个体的情感经验。但是从2004年开始，我就去掉了，因为我觉得太不真实了。我觉得纠结于个人的这种感觉，太不真实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开始觉得要更多地与现实发生关系。所以我开始关注城市，因为城市是我每天生活、每天发生关系的地方，而我是一个艺术家，我就是不断地感觉，接收所有东西，然后混合在一起，再释放出来。

还有，对我来说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打破现实世界中那些被规定、被给定的程序。我们这个世界中很多看得见的东西都是假的，你必须得靠抽象的方式来观看这个世界。抽象的观看方式，就是打破现实秩序的一个方式，重新来理解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真正的本质。

比如《微观世界》这件作品，就是在讲我们如何从现实里得到一些信息，再怎么形成信息。我们说微观世界，它代表了物质世界的最底端，然而它是一个被描述的世界，是一个在文本当中无法被制造的、你无法亲身经历的一个世界。它是一个经由仪器的观测所得的被描述出来的世界。这就是真实性的问题。然而，是不是可能有另外一个世界？因为我们对于世界的描述是不同的。我是艺术家，我在描述一个世界，一个企



（左）流苏装饰外套，SIMONE ROCHA。  
 阔腿裤，SANS TITRE。靴子，LOUIS  
 VUITTON。（右）针织裙及腰带，  
 BOTTEGA VENETA。

业家、一个经营者，他们都是在不断通过自己的工作，来描述这个世界。  
**这次克利夫兰的个展，叫“看不见的城市”，与卡尔维诺的小说同名。这部小说，你看了吗？感觉如何？**

我看了这部小说，觉得比较有共鸣。他的小说是非常结构、很建筑的，小说的章节目录本身，有很强的结构感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建筑师，虽然我的作品和建筑没有关系。他的写作方式，也没有那么多拖泥带水，非常硬。

**卡尔维诺的这部小说里，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在于：他给每个虚构的城市，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。对此你怎么看？**

我没有注意到这点。

**在同代际的艺术家，你的创作力可以说非常强，无论是媒介的跨度也好，还是主题的更迭。但是任何的创作者可能都会有一个创作力的生命期，有些艺术家尤其在受到了艺术市场的认可之后，也会进入一种职业化的“生产”模式当中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你怎么看？**

首先，我无法接受重复。有些人可以一直对着一个东西，不断地深入去想一个问题，我也可以想得出来，但有时候我会讽刺自己，我觉得我是饥饿的公牛。

饥饿的公牛，就是一个暴饮暴食的人。无穷的欲望。

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无论你所做的是什，但是不断地像一头饥饿的公牛一样消费你的创造力，我觉得都是一种巨大的无意义。都是一件丑恶的事情。

但是，我无法抑制这个东西。我无法忍受不断地重复，没有办法，我必须一定要做新作品，我无法忍受重复。我觉得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像在做笔记，等我老了，我会把所有的东西消化一遍，但现在我需要把所有的创造力全释放出来。虽然，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事情。

**为什么觉得这种创造力的涌动很丑恶呢？**

就是说所有的东西，如果不停地进行，无极限地伸展，都会变成同质化的东西，我觉得就会丧失了美感。哪怕创造力也是一样。当今这个社会，资本消费的就是我们的创造力，因为创造力可以产生新的商品价值，资本不断开发人的需求，符合资本的需要。所以，创造力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。但是我没办法抑制。因为每一件前面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，我都觉得是失败的，所以我不断地去做新作品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这个失败是结构性的失败。是战略性的失败，不是战术性的失败。

**什么叫战略性的失败？**

就是我不是因为这件作品某个地方没做好而觉得它是失败的，而是说我在思考这个作品怎么能再发展它的形式，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不满，我觉得它没有能够表达，放在现实当中是很无力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即便，我知道继续沿着这个方式，把它做下去，会产生另外一种美感。但是，我不会用这个美感。我还是会重新再来一遍，不断不断地，再重新去感受。

“刘韡：看不见的城市”，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，展至2020年1月5日；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，2019年10月13日- 2020年2月16日。

（左）条纹西装外套及百褶长裙，MAX MARA。（右）套头衫及百褶长裙，MAX MARA。  
模特：ShaoDi at DYC model management，刘欢 at 东方宾利。发型、化妆：王阿飞。助理：朱东日、小石及雨莹。